



乐平 民间 故事

楚玉 选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乐平民间故事

楚玉 选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乐平民间故事/楚玉 选编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2002.9

ISBN 7-5059-4068-6

I 乐… II. 楚… III. 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6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39702 号

书 名	乐平民间故事
作 者	楚玉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赵红
印 刷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30 千字
印 张	9.5 印张
印 数	0001—3000
版 次	20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—5059—4068—6/I · 2615
定 价	25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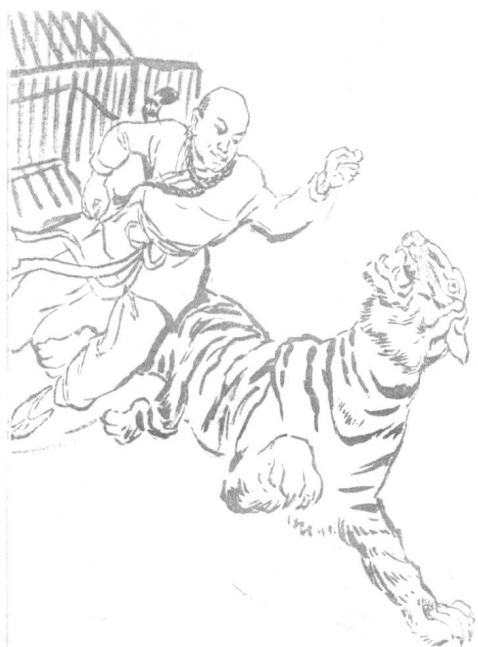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



洪皓遇仙记

(林军插图)

AB203/1302



武状元汪道诚

第四回

(马祖熙插图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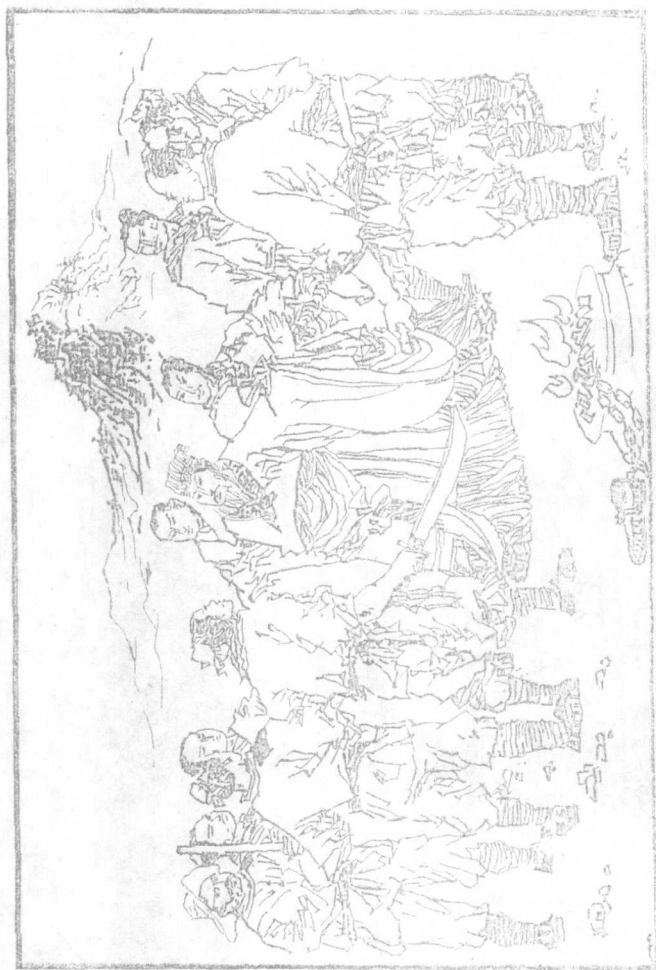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13回 混天拜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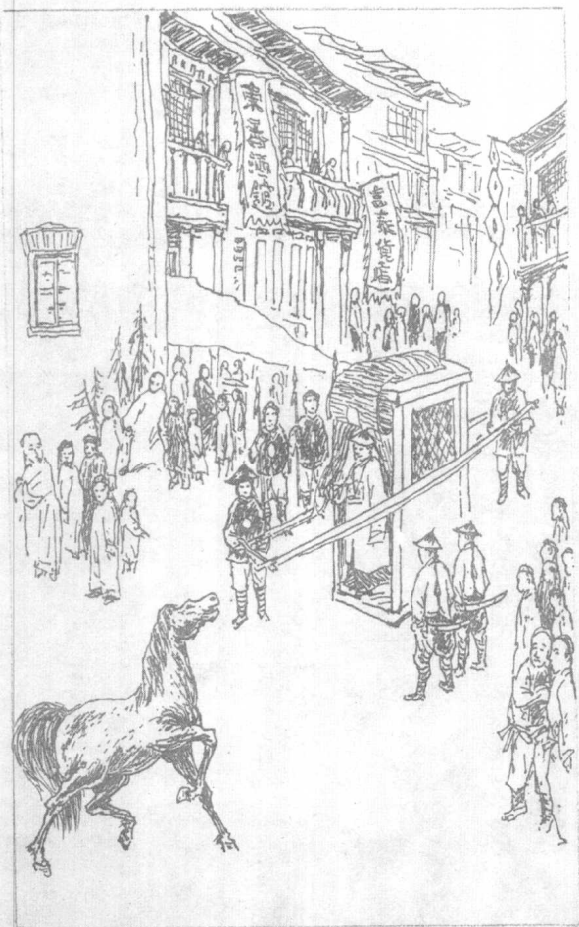
(馬祖殿插图)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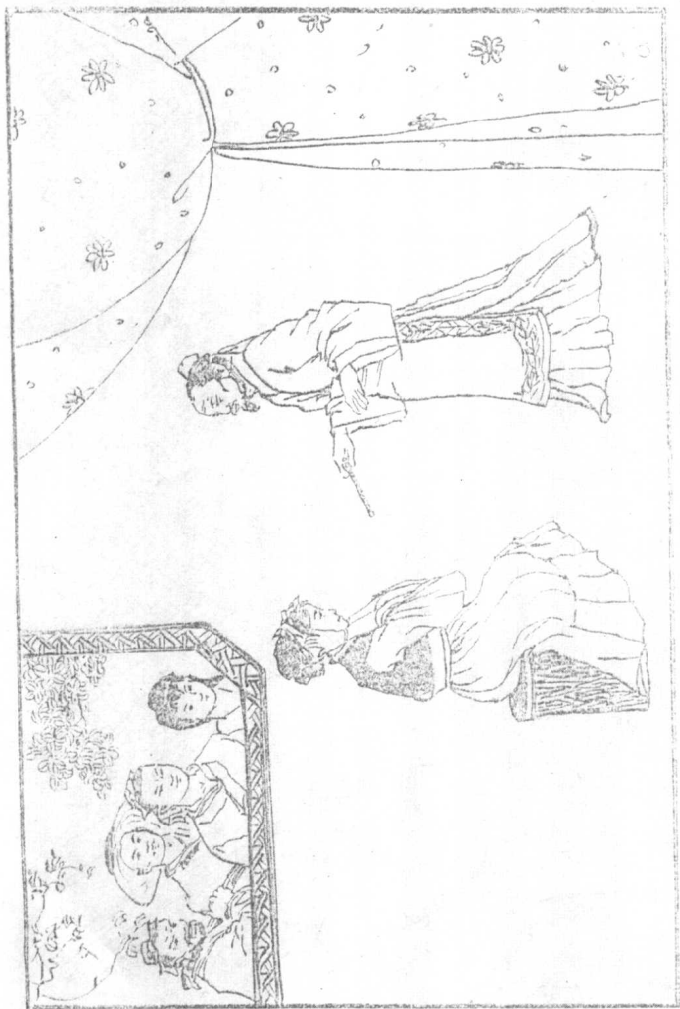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55回

义马记

(徐晓明插图)



(洪翠华插图)

神医家有道

第10册



唐伯虎受机

(林军插图)

一个梦（序）

据容格——泡利学说：个人心理世界必定以某种方式保存着人类长期演化的历史，而保存这一演化史的最经济的方式是把它转换为“符号”。这种无意识的“符号”常以梦的形式出现，不为理性所“意识”，单单触动人类的情感之源，于是乎有了宗教，有了艺术……

不知别人的体验如何？总之我从小就爱做梦。若是根据弗洛伊德“梦是现实的补偿”的说法，我应当经常做些升官发财，宿妓嫖娼的梦才对，然而不幸得很，这种美梦总是跟我无缘，我的梦境总是那样的陌生，那样的悲苦，那样的苍凉，即便醒后很久很久，心灵仍然承受着一种难言的惆怅。

奇怪的是，小时候听老人们讲故事，居然也会产生类似做梦的感觉，除了新奇好听之外，总有种庄严、神圣、凄美、悲怆从心底油然而起。莫非，这就是容格所说的幽冥深处的“符号”在振激我的心弦？

或许正是有了这种体验，我一直把民间故事看得非常神圣，常常惊异于仅乐平这片地方就有这么多优美的故事流传下来。我不在乎也不想深究这些故事的原创者是谁，更不想对这些故事做意识形态的道德的甚至艺术的评判，因为我多少还有点自知之明，在这些故事面前，我实在还不具备这个资格，不但我不具备，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不具备，它能生存流传的本身就是证明。它的无与伦比的价值，它的潜移默化的力量，它同我们这方水土同生共死的情结，

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理解和看重的。

说到底，这些优美的故事，就是我们乐平历史演化的“符号”，它常以梦境来拨动千百年来生息在这方土地上芸芸众生的心弦，振激着一代又一代乐平人的想象之翼和创作欲望。成为一个作家，可以说是我从小就立下的志愿，如今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是个作家了。可是当我环顾四周，许多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创造出一行有价值文字的人，居然也以作家自翊，且以著名互况，忝列其间，竟然产生一种梦境破灭，类似当年孔二先生“大事未明，如丧考妣；大事已明，如丧考妣”的悲戚。不过平心而论，我也实在没有理由如此自视，其实我的那几部作品跟这些故事相比，显得是那样的功利浅薄，局促小器。

因而把在乐平流传的民间故事结集出版，以免湮没失传，一直是缠绕着我的一块心结，以至于食不甘味，夜不安寝，仿佛负着一笔重债，因为古人就把“有而不述”不仅看成是一种严重失职，甚至提到道德欠缺的高度。然而真要结集成书，看似简单，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。从资料上反映，搜集整理的工作始于1986年，限于稿源，最终只编了个油印小册子，内收故事15则。1997年年初，我在乐平市文联主席任上，又作了一次公开征集，结果依然令人沮丧。一度，我对结集出书的事差不多完全失去信心，以为梦境从此破灭，此憾悠悠，愧对地方，羞见父老。

1999年春，柳暗花明，情形陡然有了转机——我终于有幸卸去了文联主席一职。尽管一个小小群众团体的头头说不上是何系列，但在我，却仍有一种通体轻爽的畅快。我可以说我想说的话，而不说我不想说的话；做我想做的事，而不做我不想做的事。时间终于归属于自己。这年，完成长篇小说《寒冷的夏天》的创作，第二年也差不多

完成了另一部长篇《花祭》的初稿。同时，几乎是以乞讨的方式，继续征集民间故事。不过这次征集，更多带有私人色彩罢了。

进入新世纪我想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抛开手上所有要紧不要紧的事，动手选编《乐平民间故事》。我这人一向读书不求甚解，做事做人也不刻意追求完美，但在选编《乐平民间故事》上，却是很认真很虔诚同时也是很愉快的。当这些故事通过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的击打，被激活而流动起来，我的心仿佛陶醉在一种音乐的美妙旋律之中。故事中的人，讲述故事的人，搜集整理的人，甚至侧耳聆听的人，全都在我脑子里鲜活起来……

从2001年3月22日动手选编，到2002年1月26日编毕，不知不觉在电脑屏幕前耗费了300多个日夜。也许是高兴过头，得意忘形，一个不慎，操作失误，以至编好的故事丢失了三十二则，沮丧之余，只好重新补上，如此一来，又花了两个来月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写任何一部书，都没有编这部书苦。在此之前，我并没有接触过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，不知道有什么规则和经验可循？一切都凭自己的感觉。我为自己定的三条选编原则是：1，乐平本地流传的本地故事；2，摒弃现创。即便编得再优美动人，也一概不予收录；3，不做意识形态道德艺术评判，尽量做到有闻必录。我知道要完全做到这三条并不容易，甚至是不可能的，但在我的见闻学识能力范围之内，我还是争取尽可能做好一点，最后选编故事101则，恰好是中国人最向往的一个数字上再上一层。加上请了马祖熙、林军、徐晓明、洪翠华四位乐平籍画家配上10幅精美的插图，居然是像模像样的一部书了。

细心的读者也许看得出来，书中有些故事似曾相识，可能是从别处移植而来，但是我一时看不出来大的破绽，

删去又怕造成真遗漏，于是权且收入。有的则或多或少出于一种情绪上的原因，比如集子中左学思的几则故事全部都录入了，徐盛裕的也收录了好几则。1986年左学思投稿时，自我介绍说是凤凰山垦殖场楼梯畈一位七旬老妪，从她写在稿纸上端正苍劲的笔迹上，我读到了一种真诚与挚著，这是一个垂暮老人生命的最后律动，对这样的文字，我一向怀有一种“仓颉造字，鬼神泣”的敬畏心理，说老实话，我不忍不敢也无权抽掉这样的稿子，但愿集子面市时，她老人家还健在，如果已然驾鹤西去，这集子就算是对她的一种纪念吧，尽管我并不认识这位可敬的老人。

徐盛裕的情形同左学思差不多，他是涌山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人，1997年第二次征稿，断断续续寄来数十篇稿件，虽然文不成句，满纸的错别字，但字里行间跳跃着的，却是一颗纯真的童心。集子里选的他那篇《螺蛳精》，类似故事好像南方各地都有，但螺蛳精变的都是美貌的年轻女子，最后同年轻后生结成美满姻缘。但徐盛裕的故事里，虽然拣螺蛳的也是年轻后生，但到螺蛳变幻成人时，已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后生也快成了老头。缺了一份浪漫，多了一份凄苦。但我觉得这也许更接近原生态，基于这点，不惮雷同，把它选编入集。

又如《苦哇鸟》一篇，我在处理时也尽可能从古，这样也许更接近原貌。苦哇鸟古称“姑恶鸟”，明人笔记中说，这种鸟“俗传为不孝妇所化”，江南一带都是这样流传的。但往前一点的宋代，说法却绝然相反，大名鼎鼎的东坡学士在他的《五禽言》中说，“姑恶，水鸟也。俗云妇以姑虐死，故其声云。”姑，《辞源》释义，“丈夫的母亲”。苏轼说得很清楚，儿媳妇被婆婆虐待至死，化为水鸟，叫声就是“姑恶”，跟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情形有点相仿。难怪大诗